

人间物语
Renqianwuyu

棟花开时春已老

□孔伟建

我总忘不了老家院子里曾种过的那些树,特别是那棵棟子树。棟子树只有一棵,种在东屋后。

我对棟子树的最初印象来自一首童谣:“棟子树,开白花,从小在俺姥娘家。姥娘疼俺,矜子瞅俺。矜子矜子你别瞅,棟子开花俺就走。”这树就这样一直长在不知流传了多少年的童谣里,和姥娘、矜子的关系密不可分。当我能够熟背这首童谣时,那树就在我家老院里安身立命了。

我清楚地记得棟子树长什么样,它的枝干和叶子是什么形状,它的树皮粗糙到什么程度,什么季节开花,开的花什么颜色,结的果什么样,什么鸟喜欢啄食。

可令我纳闷的是:棟子树明明开的是淡紫色的花,为什么童谣里说是白花呢?后来我尝试着从不同角度看,爬上房顶、爬上树近距离观看,站在树

下抬头观看,站在远处看。终于发现,站在远处看时,花朵还真接近白色。于是我想:当初创作者肯定是站在远处看到的棟子花。

一棵树的年龄无人关注,一旦种下,剩下的所有就交给树自己了。恰如当年很多农家因孩子太多而无暇关注一样,野蛮生长既是命运无奈的安排,也是生命自发的坚持。于是,这棵棟子树就这样一年年兀自生长。我认识它的时候,已高过房顶。

东屋紧挨厨房,厨房连着墙头。东屋明显低于堂屋,平时不住人,只放些农具等杂物。爬上墙头,沿着土墙便可走到厨房顶,厨房距东屋不足一米,两手攀住纵身一跳就能爬上东屋顶,根本不用梯子。正因登上房顶如此容易,我对此乐此不疲。一早一晚,我喜欢将大把时间交给房顶,我觉得高处总会带给我不一样的视角和风景。

土房顶和大地一个颜色,站在房顶上,既有脚踏实地的感觉,又感觉空气和下面不一样。站在房顶上,棟子树的树冠跟我紧挨着,伸手就

能摸到它的叶子,触到它的枝条。我看到那些繁密而细碎的淡紫色花儿,闻着花儿散发出来的淡淡香气,看到不少蜜蜂嗡嗡嗡嗡地闹。那淡紫色的花,犹如小女孩身上的碎花布衫。

棟子树开花的时候,春天就快过完了。天气开始热起来,我穿着短衣裤,在房顶上吹着风,听风声,看云飘,听鸟鸣,看花开,看着厨房烟囱里冒出来的袅袅炊烟,站在高处俯瞰我们这个只有几百口人的小村庄。

我发现,除了我家有棵棟子树外,还没发现其他人家有这样的树。我甚至把这作为炫耀的一种资本,常常喊着村里的小伙伴一起爬到我房顶看棟花。

花开得真多啊,密密匝匝,除了叶子就是花。屋顶上也有星星点点的落花和经枝叶筛下来的星星点点的阳光。原来花开之时也是落花之始。

男孩子总盼望着尽快落花结果,结出来的果子圆圆的、绿绿的、硬硬的,珍珠一般,上面密布白色斑点,乡人叫它棟棟豆。累累青果缀在叶间,青碧好看。这东西对我们而言,最大的用处是作射弹弓的子弹。



弹弓是自制的,用铁丝拧成弓形,一边留个扎口。在代销点买一根粗橡皮筋,裁成长度相同的两节,中间包上一块皮子,跟橡皮筋连在一起,再将橡皮筋的两头紧紧捆扎在铁丝扎口上,一把能带来无限欢乐的弹弓就大功告成。

乡人们说,小孩误食棟棟豆会变哑巴——想必这小东西又苦又涩,我一直没敢尝过。棟棟豆青绿的时候,鸟不食,到了深冬,棟棟豆经霜变得烂黄,鸟倒是喜欢吃了,用尖喙去啄。深冬时节,我站在树下,仰着头,常见花喜鹊在叶片落尽的枝丫间跳跃,啄食老黄的棟棟豆。

如今,当年玩弹弓的小子已年过半百,棟子树也早已消失在岁月之外。几十年间,那

些我曾经熟识的或不太熟识的乡亲,一辈辈的生命如尘埃般无声消散,最终湮没于时光深处。

年少的我站在高处看着院子里整日忙碌的小脚老奶奶、奶奶,看得最清楚的是她们头上的白发,还有踮着脚走路的姿势,我常跟在她们身后学走路的样子。当衰老在我身上慢慢降临,我开始对逝去多年的她们当年遭逢的裹脚命运与一生辛劳甚感唏嘘。

过去我总以为,人是一天天慢慢变老的,直到某日揽镜自照,忽见鬓角斑白,方知衰老原是一瞬。“老”本是一个动词。作为动词的老,是进行时,也是完成时。

恰如棟花开时,春天已老。很多美好,转瞬即逝,且行且珍惜。

长河浪花
Changhelanghua

花开了
□李虎

乙巳暮春
双桥派出所
西南角花圃中
一株月季
在绿叶簇拥下
盛开了
橘红色的花瓣
雍容华贵
待放的花蕾
娇艳欲滴
微风轻抚
摇动起曼妙的身姿
淡淡的清香
由远及近
醉了满园春色

有人喜爱牡丹
有人羡慕玫瑰
也有人喜欢月季
花开营
这是
世界赠予我们
警察的浪漫
无声地坚守
默默地付出
如同淡淡的清香
醉了群众
亮了心中的灯

屐痕处处
Jihen chuchu

万亩荷花飘香来

□冉广东

去年六月,在荷花盛开的季节,我和老伴带着两个孙女,驱车前往曹县魏湾的万亩荷塘,观赏荷花。

刚过了太行大堤,一阵荷香随风扑面而来。“看,到了!”大孙女激动得用小手指着前面大声地喊叫着。

我把车停在停车场,我们四口手拉着手,慢慢欣赏。

啊,真美啊!连绵不绝的绿色海洋,其间点缀着粉红、洁白如星辰般闪耀。轻风拂过,层层叠叠的荷叶随风摇曳,如若舞动的裙摆;而那亭亭玉立的荷花,则像一位位优雅的仙子,在水面上轻歌曼舞。

走近荷塘边,可以更清晰地感觉到这宁静的生机。荷叶挨挨挤挤,或挺立如伞,或半浮水面,形态各异却又浑然一体。荷花则以不同的姿态迎接每一位观赏者,有的含苞待放,羞涩地藏绿叶之后;有的已经盛开,露出金黄的花蕊,

散发出迷人的芬芳。蜜蜂嗡嗡作响,蝴蝶翩翩起舞,似乎也沉浸在荷香中不能自拔。望着眼前的美景,我想起杨万里的诗句:“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万亩荷塘与西湖相比,绝不逊色。

我们在荷塘边上的小道上,观赏着眼前的美景。两个小孙女蹦蹦跳跳,叽叽喳喳,花裙子迎风飘舞,和荷叶荷花融为一体,恰似一幅美好的画卷。

“鸭子、鸭子!”两个孙女异口同声地喊道。

“那是水鸭子。水鸭子不光会游泳,而且还会飞呢!”老伴高兴地介绍着。

水鸭子刚刚游过去,一只小船从荷叶中钻了出来,一个更大的女孩划着小船,另一个小一点的女孩举着荷花在船上手舞足蹈。正如白居易的诗句:“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

迹,浮萍一道开。”

两个孙女见状也想划船,我们便租了条小船,在荷叶中穿梭。在允许采摘区域,大孙女轻轻抓住一朵粉红色的荷花,小心翼翼地摘了下来,二孙女摘了一朵深红色的荷花。两人将荷花用双手捧着,脸蛋贴在荷花上,深深地闻着荷花的芳香,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人与自然的美,多么和谐,多么温馨!我举起相机,“咔嚓”,留下这美好的瞬间。

从小船下来后,拗不过孙女,我们来到摩天轮前。我是第一次坐摩天轮,有一种独特而梦幻的感觉,仿佛踏上一场升空的心灵之旅。随着车厢缓缓上升,举目望去,映入眼帘的是绿叶、荷花。水面波光粼粼,倒映着蓝天白云。偶有鸟儿从天空飞过,掠过水面,留下几声清脆的鸣叫。池塘里小船在荷叶中时隐时现,池塘边小道上人流如织。

“青青河塘碧叶连天,蜂飞蝶舞蛙声一片……”高音喇叭里播放着宋祖英的《荷花颂》,此情此景,歌声入耳,令人沉醉其中,流连忘返。

转眼间日头偏西,肚子开始提意见了,我们来到一处农家餐馆。进入大门,庭院清幽,小桥流水,鸟语花香,犹如仙境,使人心旷神怡。

我们点了四人套餐,全部是就地取材,绿色无公害。大米饭饱满松软,香甜可口;清蒸草鱼肉质白嫩,口感细腻;酱香鹅掌层次丰富,风味独特;卤汁鸭头肉嫩多汁,香气四溢;地锅鸡肉质松软,口感鲜美;槐花汤清新淡雅,芬芳馥郁。“真好吃!”两个孙女吃得满嘴流油,赞不绝口。

在回来的路上,两个孙女手捧荷花,笑声不断,议论着万亩荷塘的美景,回味无穷。